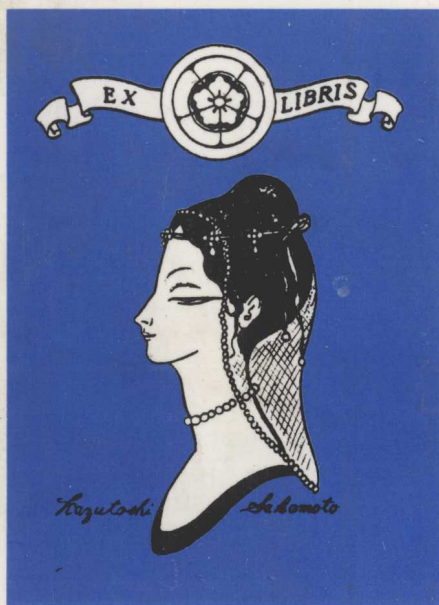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大家随笔丛书》

文人旧话

1446

●——倪文尖编



文匯出版社

《大家随笔丛书》

文人旧话

倪文尖编



文匯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303号

大家随笔丛书

文人旧话

倪文尖 编

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编200002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

1995年1月第1版

开本: 850×1048 1/32

1995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47,000

印数: 1—5000

印张: 8.125

ISBN7—80531—328—8/G·213

定价: 7.00元

前 言

一般而言，所有同生活及生存相关涉的感受性表述，都可以统摄到散文和随笔的范畴之下：大至生命感悟艺术感受，小到日常起居柴米油盐，在作家们的笔下均可发而为文，这是当今作家们的有幸；而从散文中捕捉种种生活现象与生存状态，则是当今读者们的有幸。正是这两种幸事，共同促成了散文的繁荣。

形散而神不散，似乎是对散文的最凝练概括。所以形散，为的是使作者和读者均能逃避板着面孔的高头讲章，从而在短暂片刻的休闲与度假中觅得真趣。但形散的同时还有着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的约束，这所谓的“矩”，就是作者的“有心”，就是散文的“神”。所以汪曾祺说：“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，大家都很累，心情浮躁，需要平静，需要安慰，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。……散文可以提供有文化的休息。”

“休息”而有“文化”，决定了散文的作者在为

2 大家随笔

文时，必须“有心”地或揭示某种人生真谛，或传递某种生活情怀，或倡导某种人文理想，或表达某种终极关怀……而理解和感受这些，同样要求“有心”的读者具备同情式的期待视野，即如维柯所言的“只有精神才能够理解精神本身”。“有文化的休息”具备有所牵涉的写作和志趣相投的阅读的双重蕴涵。

在散文小品(集)盛行文坛的今天，我们再来编选汇集，诚然是一种不小的冒险和挑战；在更广泛的意义上，经历冒险和挑战的实即我们的散文观。因为任何一种散文小品集都是编选者基本散文观的一次告白。从理论上讲，尽管各种类型的散文已洋洋大观，各类散文观亦层出不穷，但在另样的散文观透视下，总会显出它的某些不足。比如，在音响器材不断“发烧”的今天，听听学者作家们的“乐话”总不算是一种奢侈；在读书和知识被各色人等标榜的今天，读读学者作家们的“书话”才是一种福份；在都市不断膨胀的今天，对都市生活和都市散文保持自觉的清醒，也许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……

因此，这套《大家随笔丛书》是我们的散文观所进行的一次推理活动，在此，“大家”是被极其宽泛地加以界定的。丛书的编选最初由“学者散文”的概念引导，重点落在大陆、台港及海外的著名华人学者作家的乐话、书话和旧话佳作，同时兼及时下活跃文坛的知名作家的“闲话”及本世纪以来西方名家的“情话”。丛书的编选既注重文章的“新”和作者的

“名”，更注重文章的论题、立意和视野。在这些短小精悍的随笔中，音乐被迻译为灵界的话言，书籍被迻译为人生的故事，学识被迻译为人格的力量，闲情被迻译为心灵的旁白，爱情被迻译为生命的状态，从中我们不仅能够领受作者的率性真情，更能够亲历作者的精神旅程，从而真正进入到作者们的人文感情世界。该套丛书的另一特色，在于其相当数量的作者为台港和海外的华人作家学者，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底气，看待世事人生的独特视野，均能为我们大陆读者廓开一方崭新的天地。

但愿我们的“有心”能够使广大读者好好地享受一次“有文化的休息”。

陈子善

1994年8月于上海

目 录

前言.....陈子善 (1)

忆陈寅恪先生.....毕树棠 (1)

叔弢先生二三事.....黄 裳 (8)

梁漱溟先生.....张中行 (14)

熊十力二三事.....王元化 (21)

“一代孤高百世师”

——忆林宰平先生.....吴小如 (30)

湖畔漫步的美学老人

——怀念宗白华师.....刘小枫 (35)

张东荪先生记微.....唐振常 (46)

张奚若与邓叔存.....黄 裳 (51)

金岳霖先生.....汪曾祺 (59)

汤用彤先生.....汤一介 (65)

三松堂断忆.....宗 璞 (71)

顾随与书.....顾之京 (79)

沈有鼎先生和他的大蒲扇.....叶秀山 (83)

纪念老友谭其骧教授.....周一良 (93)

忆杨周翰先生.....杨岂深 (98)

2 目 录

《对话》的余思

- 记钱钟书先生……………王木熙(102)
- 访金克木……………蒋原伦(111)

- 俞平老的“书生气”……………朱 寨(118)
- 悼冯至……………卞之琳(124)
- 钱杏村·阿英·魏如晦……………周 劭(127)
- 怀念叶公超老师……………赵萝蕤(131)
- 执拗的智者

- 记施蛰存先生……………李 辉(135)
- 黎烈文二三事……………郭 风(145)
- 钟敬文和聂绀弩……………柳 苏(149)
- 纪念傅雷……………施蛰存(154)
- 林徽因印象……………文洁若(158)

“火湖”在前

- 唐弢先生杂忆……………汪 晖(168)
- 回忆储安平先生……………冯英子(180)
- 少年徐迟……………金克木(189)
- 教授与烟斗……………吴小如(192)
- 关于萧乾的点滴……………严文井(196)
- 常风先生……………韩石山(206)
- 记杨绛先生……………董衡巽(219)
- 怀珏良……………王佐良(228)
- 我所认识的王道乾……………熊秉明(234)
- 汪曾祺印象……………徐城北(245)
- 后记……………倪文尖(251)

忆陈寅恪先生

毕树棠

我和陈寅恪先生相识，是我与吴雨僧先生相过从之中开始的。当时，吴先生住清华西客厅，陈先生也住过那里，可是陈先生初住城里，上课时才来清华，在西客厅吃一顿午饭。那午饭是很简单的，陈先生胃弱，据说只随身带一个面包，一个桔子，也许还有旁的，把桔子汁浸在面包里，吃完后喝点茶，就成了。在其他时间里，他来清华，也总是在西客厅休息，我常常去看吴先生，有时就得见陈先生，简单地谈几句话，慢慢就熟了。

其次是业务的关系。陈先生于1926年到国学研究院讲学，用的一些中外书籍和参考文献几乎全是清华图书馆所未入藏的，都得临时置备供应。当时主要由顾子刚先生与浦江清助教承办，我们作他们的下手，一面学习，一面工作，所以我有时到陈先生办公室，有时也到他家里去，慢慢也就熟悉了。

慢慢也就知道，陈先生是一位博学而又精通的学者，特别是当时所谓国学（日本称为支那学，欧美所谓汉学，即东方学的一部分），与当时国学院几位大师，如梁启超，王国维，赵元任，李济等，地位不相上下。

陈先生名寅恪，江西义宁人，其父即世称江西诗派的陈三立（字伯严），有《散原精舍诗集》行世。祖父即以维新著名之湖南巡抚陈宝箴，后以戊戌变法关系，父子俱罢官。三立侍父居金陵，以能诗闻于世。兄即“文人画”创始人陈衡恪（字师曾），诗画篆刻俱精，生时居北京，与齐白石齐名，似尤过之。仲兄方恪（字彦通）亦能诗。师曾之子陈封怀习生物学，亦善绘事，曾执教于清华生物系，有时谈起他祖父晚年的家居生活，即每天总得骂厨子，菜作得不适口，结果把人家骂走了，再来一个，还得骂，还得走，成一老大难。

据说，陈先生留学哈佛等大学，研究比较语言学。所谓研究，便是只求学问，不谋学位。我想这话是对的。因为陈先生没有在清华讲过这门课，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涉及各种外语者确乎很多，特别是东方各种语言，大概是为了通达各种原文典籍，必先以其语文为工具，所以旨在阅读而不善写作，每有写作须用外文发表者，往往请人代译以应之。试阅陈先生为王静安先生所作之《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》，可知其研究过比较语言学甚深。如曰“西夏语为支那语

同系语言之一……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，于其同系语言中，考辨其音韵同异，探讨其源流变迁，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。有之，以寅恪所知，吾国人中盖自王静安君始”。观此，更可知其治学之精神为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。又在《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》（原见《史记·乐毅报燕惠王书》）一文中“寅恪于训诂之学，无所通解，不敢妄说”云云，当是谦虚之词，也许是实话。实则陈治学之精神、方法与成绩，均为近世学者所称许，或训诂非其特长耳。

先生在学校讲课，多由口授，学生笔记，写成零篇散稿多发表于各学报，成单本的有系统著作不多见，都有待于后学之整理与审定。如在清华所讲的《敦煌小说选读》一课，即由北京图书馆和伦敦博物馆等处所藏的敦煌写本中选用若干篇，就原文加以考订与解释，即成精辟之论述是也。

先生回国，即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，顾名思义，所授当不出所谓国学范围，著作多发表于该院出版的《国学论丛》，实则先生多致力于文史，作风与王静安相近，朴素求真，不尚文采，所谓好学而能敏以求之者是。国学研究院停办后，先生应大学国文系与史学系合聘，继续教学如故，今日在文坛府中百花齐放，人才辈出，其中应有不少为陈氏门中之桃李也。

说陈先生治学之作风与王静安先生相近，乃姑妄言之，即二人都在考据上下工夫，而不谈思想，也不

4 大家随笔

间政治，似都偏于消极与守旧。据说，王在清华时深居简处，自己住西院某号前院，家人住后院，由一小门相通，终日与群书为伴，不大出门，而著作不辍，一部《王忠愍公遗书》包括多少东西方义理、词章、考据的体会、鉴赏与创见，岂仅《人间》境界之说与《红楼》悲剧之论所能尽其极致耶？最后收尾于古史，实则未尝收尾也，以自杀求解脱，实未尝解脱也。

（王早年读叔本华书，曾论曰：“解脱之道，存于出世，而不存于自杀。”）古人说，“伯夷隘”，又说，“学而不思则罔”，王先生之谓也。陈先生之所学所思，较其前辈当然更进一步（王先生去世，陈先生挽之，自称后学）。这个话，我更是姑妄言之，因为我并没有好好读过陈王二家的书，所读只是东鳞西爪，所得自不免一知半解，委实不敢狂言乱语，以失其真实也。

陈先生的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，一时称为最得体之作，梁任公的“明行己有耻之义”或亦受陈之启发，未可知也。

陈曰：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痛苦。……迨既达极深之度，殆非出于自杀，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未尽也。吾中国文化之定义……具于三纲六纪之说……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……犹柏拉图所谓Eidos者。……其所依托以表现者，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。……自道光之季，迄乎今日，社会经济之制度，以外族之侵迫，致剧疾之变

迁，纲纪之说无所凭依。……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，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。”

以上引文，言王静安先生之死。此问题学术界近來有所争执，陈先生的分析似比他论更高更深些，应无疑也。

王卒于1927年，四年以后，陈在《清华二十周年纪念刊》上发表《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》一文，其思想之深度似不如前文，而其广度实已达到今日之实况，试略引一二。

陈曰，吾国大学之职责，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。若持此意以观现状，可称有相当贡献，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。近年史料发现虽多，而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。国文则大学所研究者，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，思想史之著作几尽为先秦及两汉诸子之论文，何国人之好古一至如斯也？最后则图书馆之材料不足。夫吾国学术之现状如此，而清华为全国所最属望而大可为之大学，故其职责尤为独重……云云。以上先言文化，次言学术，以论大学之职责，这种事业思想乃一贯修养所使然，谓之爱国思想，似不为过誉也。

或有谓，陈先生也有些怪气，与他同时或较老一辈的文人有些相似，如王静安而外之辜鸿铭（汤生），王闿运（字壬秋），罗振玉（叔言）等人，皆为有发辨者，而陈独无。惟先生也有些事属小节而颇有逸趣者。如某年清华国文系入学试题，其中有一项为对

对，即旧时《千家诗》中所附载之“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”之类，当时所出考题是“孙行者”，有对“胡适之”者，不甚工，对“祖冲之”则更切，一时传为佳话（盖采用对对入今日大学试卷，谓之复古，亦可谓创新），闻此举即陈先生所建议。因中国五七言律诗的中二联是讲对仗的，初学即从对对开始，近来报纸旧诗中亦屡见之，惟不易工耳。

王先生早年致力于词章，不仅立论精辟，而且文笔不减风流，此已为近世文人所共见。陈先生之文章亦绝不枯燥，然亦不华丽，似另有一种语言的句法组织，而又与我国考据传统之文章息息相通，似乎颇有些科学性，令人有耐读而不易学之慨。清季以来，陈氏一门风雅，都是诗人，惟陈先生不以诗称，但我总觉得陈先生的文学鉴赏之才还是非凡的。闻晚年在中山大学，盛赞弹词小说《再生缘》，谓较《红楼梦》有过之，无不及。实则此论并不始于陈，不过今日有陈先生着重提出，吾人不得不吃一惊耳。其他小节，如当时大学教授多随身带一黑皮手提包，成了一种身份的标志。陈先生没用过，而代之以一黄色包袱皮，内有讲义或佛经等，夹于腋下。冬天穿马褂，围围脖儿，行路微跛。有时亦合家参加学校团体春游，抱着孩子的棉斗篷和小外套，一面擦汗不已。先生与其夫人身体均较弱，惟闻夫人为大学体育系毕业，盖初即为谋健康而学习锻炼也。我记得，我在陈先生家（清华新林院）吃过一次饭，是偶然碰上的，只他夫妇二

人加上我，还有一只猫。陈先生似特爱猫，大家还未坐定，陈先生就连声呼叫阿姨：“喂猫，喂猫！”不一会儿，还接着叫“喂猫”，猫就跳到他身上，任其抚弄。这种趣味大概是耐欣赏的，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初，有一年岁暮，在英国出版的《当代评论》上登过一篇那年法国文坛的情况的报导，言很空虚，无足道者，有之都是关于猫的诗，猫的小说，猫的戏，而且有很精采的，总之，整个文坛都给猫占领了。可见猫和文人学士是可以交朋友的。

（原载1985年第6期《散文世界》）

叔弢先生二三事

黄裳

周叔弢先生以九十三岁高龄于1984年弃世，至今已四年了。他是中国藏书家老辈中最后的一人，是真正爱书也懂得书的趣味的人。他以毕生精力搜集的几百种善本，早在1952年已经捐献国家，现在藏在北京图书馆里。这些书后来由冀叔英编成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一类，已于1985年出版。他的书札片段也已集印为《周叔弢遗札》一卷。书目后附有藏书题识，是辑录他在藏书上写下的题跋而成。这与书札一样，写得都很自如，因之也更能表现出他对藏书的意见，同时也保留了不少书林掌故，都是值得珍重的。

善本古书流传到今天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常有一部书先后“失群”分藏于多人之手。怎样设法将这些零本聚集一处，使之成为全书，这是叔弢先生非常重视并曾为之花费了大量精力的。他在几经周折，配齐

了元代岳刻《左传》之后，立即将所藏宋刻另册两种归还了故宫，因为这两种书都是流散在外的“失群”的另本。他在跋文中说：

丁亥春余既获岳刻首册作延津之合，遂检前得抚州本《左传》二类，宋汀州本《群经言辨》二类，归之故宫。此二书托墨精美，宋刻上乘。《群经言辨》栏毛氏旧装，所谓“宝绫包角藏经笈”者，宛在目前。然故宫所佚，得此即为完书，余岂忍私自珍秘，与书为仇耶！去书之日，心意惘然，因记其端委于此。

这段跋文真是写得文情俱胜，充分表露了一位爱书人的内心活动。他给赵万里的信中，也提到此事：

此二书皆宋本上驷，然为剑合珠还计，

不应再自秘惜。

他不只将自己的藏书献出，使国藏善本剑合珠还，还时时留意书林消息，为国家图书馆牵线搭桥。“家书”中说：

天禄琳琅旧藏宋本《春秋繁露》，前在沈阳图书馆见之，后调北京，不知在故宫还是北京图书馆……此书有缺卷，近在天津见卷第一，可以配齐，如有机缘，当至成之。

这部书终于经他辗转洽商，由北京图书馆从天津买去配齐了。他这种“好管闲事”的出发点，当然还是对国家重宝的深切的爱。